

从劳动力市场来说——就业，要有与读了四年大学匹配的体面，如场所、工种、岗位、薪酬等。这又回到上述问题，你学富N车的N有多大？——祝俊初

“断粮”了，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实现非法目的，比如不用摩托而用其它工具，或盗窃其它车辆的油，还可以先用非“三无”车加油，再转到“三无”车。——廖德凯

■民间视点

将回扣用作捐款 不能证医生清白

合肥某大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劲对回扣深恶痛绝。他抵制过、举报过，但不仅无济于事，而且还招来了很多责难。最后他决定给回扣找个干净的去处，据《重庆晨报》报道，十多年来，张劲化名捐助贫困地区的失学、辍学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，累计捐资4万余元。“白衣天使”，圣洁的象征。然而一位医生却不得不用这样一种方式偷偷地洗刷自己的清白，确实让人百感交集。但在感触之余，笔者却又心生疑窦：张劲医师真的“清白”了吗？医生拿了回扣之后再捐款能“证明清白”吗？

张劲医师的捐助之举虽然高尚，但他毕竟收过不该收的东西，毕竟同流合污过。捐助失学儿童，体现了一个“社会人”的道德；但在治病救人中收受回扣，却违背了“医生”的职业道德。作为捐助者的张劲是高尚的，但这并不能证明作为医生的张劲是清白的。

当然，收受回扣之后是否捐出还是有区别的，但这种区别不是证明了医生的清白，而是表现为：“罩住”了污点，而不是“洗清”了污点。

质疑张劲的清白，并非想否定他的高尚。笔者只是想想说：在“诊疗与利益直接挂钩”这种不道德的环境之下，个人是无能为力的。盛大林（职员）

100多万瓶“欣弗”全部人间蒸发了？

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，从7月20日起，安徽华源公司开始从全国12个主要销售区域召回欣弗克林霉素注射液，据《华夏时报》报道，截至目前企业已召回158万多瓶，但仍有100多万瓶召回难度较大。

100多万瓶，一个多么吓人的数字！目前，因注射“欣弗”导致死亡已有10人，十几个省发现了与“欣弗”有关的不良反应病例80多例。这“召回难度较大”的100多万瓶欣弗注射液会不会再肇事端？人们真的有些提心吊胆。

“召回难度较大”是不是意味着这么庞大的数量下落不明、人间蒸发了？安徽华源公司不是一家规模很小的企业，按理说，他们对药品销售环节、渠道应该是心中有数，自己的货销往了哪里，难道没谱了吗？

何况，我国的《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》对药品的销售跟踪也有明确规定。因此在我看来，“召回难度较大”无疑是现今药品流通秩序严重失范的一个缩影。资料显示，目前全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，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，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。鉴于药品安全事件频发，有关部门可不能对药品流通秩序失范听之任之，否则再有事情发生，涉案单位没准又以“召回难度大”来回答你！

吴杭民（媒体从业者）

吃了“大学后悔药”者更应当反省

■第一关注

祝俊初

《中国青年报》14日报载，一项共有8777人参与的调查显示，34.7%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。

对大学，没读向往，读了后悔，若仅个人感叹，那很正常。但，后悔率超过1/3，无疑很反常——假如，调查样本具群体代表性，那么，按近年大学生毕业规模算，每年全国有逾百万人加入吃后悔药行列。后悔率如此高，大学教育自然相当没面子，可问题究竟出在哪呢？

统观受访者方面反馈的意见，合成后悔药的“配方”依次是：“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”、“念了四年，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”、“学费太高，得不偿失”。这些要素，我们毫不陌生，林林总总的大学教育病相报告中早已指出，此处的新意只在于，借学而后悔者之口再复述一遍。

不过，新的角度，也开启新的思路。比如，抱怨大学“误人子弟”的同时，后悔者需不需反省“不求甚解”？我认为，答案不仅肯定，而且重要——毕竟，自己的命运，由自己主宰。先看，没学到有用的

东西。显然，这应两面观。“教”当然难辞其咎，有个教什么、教多少、怎么教的问题，但“学”也难言无辜，有个学什么、学多少、怎么学的问题。大学教育，已是成年人教育，虽不乏必须遵从的硬约束，但并非一切都按部就班，自学色彩浓、自由空间大、自控成分重可谓大学生学习的常态，这就决定了，自我把握得好坏是能否学到有用东西的要因。

再说，毕业后找不到工作。就劳动力市场整体而言，这纯属伪问题，青春年少、又学富N车的大学生，找份差事会比较读了

三五年书者还难？甚至比下岗工人、进城农民还难？这成为真问题，是从劳动力市场中的大学生分市场来说——就业，要有与读了四年大学匹配的体面，如场所、工种、岗位、薪酬等。显然，这又回到上述问题了，你学富N车的N有多大？

至于是否得不偿失，不仅与个体差异密切相关，而且属不可计算的题。在经济上，读大学的花费，只有投入的学费之类很清楚，连机会成本也非常模糊，读大学的收益则更难量化，顶多从薪酬超过未读大学者的平均水平看出

个大概。何况，读不读大学的人生得失，远在经济得失之外。因此，可从脱离国民的收入水平上质疑大学收费太高，但不可轻言读大学得不偿失。

我的意思，不是说大学教育的供给者无需在提高教学质量、优化专业结构、合理收取费用等方面下功夫，而是说大学生自己的认识与作为谁也替代不了。可以肯定，34.7%的大学过来人吃后悔药，不能100%归咎于外因，在读大学生正视这一常识，未来的后悔率就会降下来。

（作者系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师）

■九州视野

练洪洋

大型团体操是体育面子工程

江西省第12届运动会将于10月在新余市举行，为此，新余市各中小学、民办高校共组织了8000名学生进行大型团体操排练。据新华网报道，新余一所中学的教师赖某连续8天在高温下组织学生排练后猝死。“谁愿意搅这样的事呀，但排练是任务，必须无条件完成。”这所中学一位副校长说。

近来，全国都出现罕见的酷暑天气，在如此热辣辣的太阳烤晒下长时间排练，对于体质欠佳者，的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对于赖老师的死，谁该负责任，姑且不论，这里笔者只想对国内最喜欢搞的“大型团体操”说几句。

笔者用“大型团体操”为关键词百度了一下，结果搜到近2万个相关网页。这些新闻中除了邻国朝鲜曾搞过一次《阿里郎》之外，绝大部分都是咱们国内的。大到亚运会、全运会，小到一县之学生运动会、一校之校庆，都有大型团体操表演的记录，足见国人对这项人海战术的喜好程度。为什么国内热衷于搞大型团体操？“面子”作怪是内因。大型团体操，人山人海、色彩缤纷、喊声震天、气势磅礴，加上慷慨激昂的解说，热热闹闹、风风光光，场面是任何其他节目所无可比拟的！

“体育国有”是外因。大型团体操，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、物力，是体育市场化的西方国家消受不起的。而我国的体育运动属国有，用的是纳税人的钱，没有市场压力，主办者只管轰动效应，不理经济成本。

体育运动的“面子工程”该“瘦身”了。

“断粮”思维是一种治本臆想

■政制思考

廖德凯

8月13日，两个大城市同日为“根治”相关困扰城市管理者难题而“出招”：为打击骑抢，北京警方13日宣布，为打击“骑抢”案件，警方已与石油公司和政府有关部门协调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断粮工程”，全市加油站不得给手续不全的“三无”摩托车加油（《北京晨报》8月14日）。而针对屡禁不止的城中村违法乱建行为，郑州市中原区则在13日的行动中来了个釜底抽薪：没收所有建筑材料、建

筑机械，通过“没收家伙”从源头上解决问题。（《大河报》8月14日）

其实看起来两个城市的动作颇有不同：北京针对可能的犯罪行为，郑州针对违章建筑；北京是一种“制度化”的举措，郑州则是实践上的力行；北京的行动主体是警方，而郑州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“联合执法队”。但是，两个城市的目的则完全一致：从源头上根治这些恼人的城市问题。然而，在笔者看来，类似动作的“根治梦”，只是城市管理者的一种治本臆想，不但起不到根本作用，还可能产生新的问题。

以“断粮”或“没收家伙”来根治相关问题，是出于一种简单的推理：摩托没油了，自然不可能骑上去去抢东西；“家伙”被没收了，还拿什么去修违章建筑？这是基本的生活常识，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当然不错，问题在于：不管是骑抢，还是违建，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活常识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。社会问题要找的是社会根源，而不是简单的生活根源。

其实，只要稍加思索，这种方式能否真正“从源头上解决问题”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——“断粮”了，还可以通过其它方式实现自己的非法目的，比

如不用摩托而用其它工具，或者盗窃其它车辆的油，还可以先用非“三无”车加油，再转到“三无”车里；“家伙”没收了，只要心中不服，还可以再买“家伙”，联合执法队在执法中，不就有人高喊“你们收吧，我现在就叫车再给我拉砖、拉沙。大不了我再找人来建！”这样的话吗？

因此，给“三无”摩托车断油及没收违章建筑的“家伙”，都不可能根治相关问题，反而可能造成新的问题。指望以简单的生活逻辑思考来代替社会逻辑思考，取得好的治理实效，是管理者缺乏管理智慧的体现。



纠错·意见·建议

020-34323133 34323036
media@xxsb.com

广州曾女士来电指正：昨日A01版（责编：李月婷，校对：黄虹）头条标题《山西运城流脑夺19命》中的“流脑”应为“乙脑”。

编辑：感谢曾女士的来电。根据A15版的新闻正文，确为“乙脑”。从医学上来讲，“流脑”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简称，“乙脑”则是

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简称。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疾病。编者顺便在此更正，并向读者致歉。

椿梓 辑